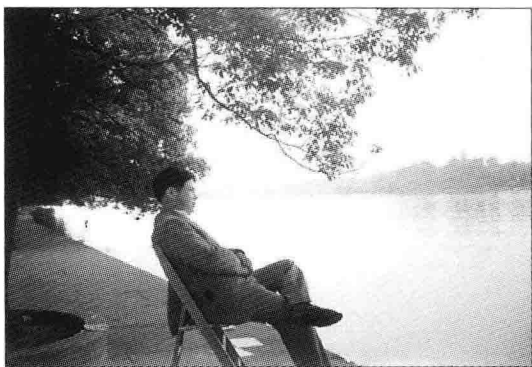


□黄征辉 著

# 秋水入梦

中国文联出版社



## 作者简介



1955 年生于福建连城。先后当农民、教师、新闻干事、宣传干部、报纸编辑。70 年代末开始业余文学创作。与他人合作的中篇小说《清风山剿匪记》1991 年改编成七集电视连续剧《死命令》，在中央电视台播出。1993 年由鹭江出版社出版散文集《走月亮》。现为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音乐家协会会员、闽西作家协会副主席、闽西大学中文系客座副教授。《秋水入梦》为作者第二部散文集。



# 目 录

## 序:个体人格的自由与超越

——读黄征辉散文与散文出路随想…………… 傅 翔 (1)

青丝永定……………(17)

走进武平……………(20)

小镇的风……………(24)

寥廓江天……………(27)

月照菁城……………(30)

汀州走笔……………(33)

土楼之夜……………(41)

江山三趣……………(43)

冠豸虎崖……………(45)

夜晤黄岗……………(47)

俗雅之间……………(49)

莲山风铃……………(51)

秋日湖山……………(53)

地下人间……………(56)

记住梅花山.....(58)

滑沙记.....(60)

鼓浪秋风.....(63)

驶向和平.....(68)

秋到榕城.....(72)

深圳荔枝红.....(76)

鹭岛宁馨儿.....(81)

人文与自然的和谐.....(84)

汀州女.....(91)

九州虎将.....(93)

光热无穷际.....(97)

三见林世荣.....(102)

你丢失了什么.....(105)

留大胡子的人.....(107)

大溪山水入梦来.....(110)

江花一枝春带雨.....(115)

国香.....(121)

花趣.....(125)

|                        |       |
|------------------------|-------|
| 兰女 .....               | (128) |
| 名镇雅斋 .....             | (131) |
| 心活画活 .....             | (134) |
| 战地黄花 .....             | (137) |
| 陈铎的魅力 .....            | (139) |
| 吹面不寒杨柳风 .....          | (141) |
| 一条大河波浪宽 .....          | (143) |
| 寻找相似的眼睛 .....          | (145) |
| “9·23”之夜速写 .....       | (147) |
| 当了一回原告 .....           | (149) |
| 史实与文艺之间 .....          | (151) |
| 知青与知青文学 .....          | (154) |
| 雷雨：穿越历史的时空 .....       | (158) |
| 心中的金玫瑰                 |       |
| ——序杨天松散文集《秋天的独白》 ..... | (161) |
| 开轩坐看青青竹                |       |
| ——序吴尧生散文集《翠竹青青》 .....  | (164) |
| 群山在颂歌中奔涌               |       |
| ——序蓝春诗集《蓝色旗语》 .....    | (167) |

**心灵的禅房**

——序罗福基诗集《天堂之路》…………… (170)

**唱他所爱的歌**

——青年诗人江熙印象…………… (173)

**不会失落的梦**

——张惟散文的美学特征…………… (178)

**附录：**

**为人生作证**

——黄征辉散文或者人之解读……………吴尔芬 (185)

**心灵之旅：边走边唱**

——读黄征辉散文集《走月亮》……………丘有滨 (191)

**后记**…………… (194)

## 个体人格的自由与超越

——读黄征辉散文与散文出路随想

傅翔

A、在我的记忆里，散文是有魅力的。虽然它不像小说一样好似轻易就成了名著，可也总有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萦绕脑际。再著名的散文家常常也不是依赖哪一部专著流传的，使他们流传的往往首先是那篇文章，然后才是写那篇文章的那个人。这点显然与小说不同，想到小说，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人，是那一位著名的小说家，然后才搜寻到这位小说家的许多小说专著，其中自然有长篇有短篇，反正是给人深刻印象的那一类。小说家的声誉可能就因此常常超过了散文家。而散文家则因此常常被埋没掉。

《醉翁亭记》与《滕王阁序》我们都会轻易记住并有美好的印象，《小石潭记》或《秋声赋》也常令我们无法忘怀，可要真正完整准确地说出它们的作者，我想每个人都会面露难色。因此说，当一个散文家的命运是无法乐观的，也因此，我总是对矢志不移地从事散文创作的人充满敬佩与不解。

一般而言，我是不大愿意承认“散文家”这个称呼的，特别是作为一种独立的存在的时候，我总觉得有些可疑。谁是一

## 黄征辉散文集《秋水入梦》序

---

辈子的散文家呢？谁又不是一辈子的散文家呢？谁没有写过日记或书信呢？谁没有应景似地写过一些酬和文字呢？也许，徐霞客和马可·波罗可以算，马可·奥勒留和叔本华也可充数，可又有多少人真会把他们当作散文家呢？

确实，落在他们头上的光环常常不是散文家，而是旅行家或地理学家，是哲学家或思想家。鲁迅的散文给他博得的也更多在于“思想家”这一称号上，而不是散文家。

这似乎是给散文家泼了一盆冷水，好像散文并不能带给作家荣誉一样。其实，事情又往往不是这样的，如先秦诸子百家，如汉赋，如唐宋八大家，如明清文章泰斗，又多以散文流传与名世的。即使就是海外，哲学巨擘的论著与英法流行一时的小品文也都渊源甚深。可以说，没有散文就没有哲学与思想，因为思想在散文中找到了自由。很难想像，没有散文的庄子怎会存在？而没有散文的尼采、叔本华或蒙田又怎会出现在我们眼前？

从本质上而言，卢梭的《忏悔录》只能是散文，托尔斯泰的《忏悔录》是散文，《天国就在你们心中》也是散文，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同样是散文，他们才是真正的散文大家。正是他们的思想舒展了散文的自由空间，也正是他们赋予了散文甜美、忧郁和高贵的气质。

B、“文如其人”的道理大家都知道，可却不是每个人都知知道它具体指代什么。实际上，“文如其人”更多是指散文的，因为散文更多地代表着真实。从散文去看一个作家的思想与生活，去了解一个作家的内心与真实面貌，我想这比什么都容易。我一向是把日记与书信也归入散文的，因此我这种说法



绝对不会有什麼大的出入。我相信一个作家会乐意于在散文中表白自己,因为他不必在诗词或小说中隐晦而曲折地拐弯抹角。散文是多么可爱的文体啊,你简直可以随心所欲地畅所欲言,而不用顾忌文体的规范与禁令。

也正是由此,我们读到了太多私语与梦呓,它们仿佛一个于我们无足轻重的老者絮絮叨叨地诉说着令人厌烦的家庭琐事。或者说,它们就像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没完没了地讲述着耳熟能详的陈年旧事。这样的散文真的是太多了,不是太少了。看这些文章,你会感觉到不停地吃炒旧饭的那种恶心。

如果说散文是谁都可以写的文体的话,那么吃炒旧饭就似乎不可避免了。难道允许你写这个东西而不容许我写吗?想一想,谁也没有这个权力。“崔颢题诗在上头”早已吓不住人,你怎敢担保我的诗就比崔颢的差?确实,谁敢担保呢?俗话说得好: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你不写,谁又能肯定你会比崔颢差呢?

于是,也就有了太多垃圾散文,有了太多泡沫散文。仿佛是习惯于吟风弄月的好手,拈花惹草也能口占一绝。这样的人,才华是显露无疑的。

传统散文的高峰令我们仰止,唐诗宋词的高度令我们息心,可就还有许多人模仿着学舌,这不能不让人寒心。这就好比千古卓绝的中国画一样,现在的人竟然还不知道超越,不知道创新,恰恰相反,还一味地临摹,恨不得和原作一模一样,这怎不令人悲哀。如今的山水画家、花鸟画家都还在光荣地继承着伟大的传统,这近乎是一种悲剧了。你想想,倘若有一个男人竟还留着长辫子,穿着长袍,并慢条斯理地走在大街上,这是不是一个神经有毛病的怪物?

散文就常常有这种怪物出现,临摹之风相当盛行。本来,散文是心灵最为自由的一种表达,可总有那么多人把散文弄得像作文,像八股文。也许是长期的科举制度的影响,中国的散文几乎只有一种模式:记叙文一定要弄出个主题思想,议论文一定要论点论据论证。所以,文章成了一门学问,像考试一样成了策略家的战场。难怪古代状元、进士往往都很能做官,可就偏偏做不了文学家。

还得重提那个真正“百家争鸣”的年代,如诸子百家,如五四运动,那才是散文的黄金时期。群雄逐鹿,各成家言;孔孟之道,老庄学说,皆成大鼎。一切就因为有了自由,自由才是文学之母啊!

想一想鲁迅、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胡适,再想一想沈从文、朱自清、俞平伯、许地山、丰子恺、梁遇春、钱钟书,还有冰心、张爱玲、萧红、庐隐、石评梅、杨绛,还有邓拓、吴晗、廖沫沙、郑振铎、施蛰存……你的心就抑制不住惊讶了:这是一个何等博大的空间与自由啊!

散文确实成了自由的象征,有了自由就有了思想,有了思想才有真正的高贵。读过这两个时期的浩瀚散文,你才会知道,原来自由就是散文的生命,而散文的生命也就在于自由带来的高贵气质。

人是因高贵才显得“大”的,如大师、大家这样的称呼,若没有一种高贵的精神底气,那总是虚浮的。文章也是这样,它是因人心灵的自由与高贵得以长“大”的。所以说到底,散文的关键还在于人的精神气质。有的人华丽,有的人清雅;有的人忧郁,有的人单纯;有的人纵横捭阖,有的人抑郁沉思;有的人风流浪漫,有的人谆谆教诲……不一而足,尽显英雄本色。

散文本来是很难定夺谁长谁短的，因为标准不一，各人喜好也不相同，由此评论散文就变得危险。然而，一篇散文的好坏却还是能够揣摩的，特别是作为同一类型的散文，孰优孰劣往往一目了然。像写景散文、抒情散文、学者散文、作家散文、文化散文、议论散文、记事散文等，它们在各自领域往往都会有出色的代表人物。

这似乎在告诉我们一个信息：那就是你的专长会在哪一个领域？假若你不自量力地涉足于每个角落，那你的命运注定是悲惨的。大家都知道，鲁迅的专长是批判性杂文，周作人的专长是人生小品文，而朱自清则是写景与抒情的高手……谁也不可能是全才，也恰恰是这种专长造就了各自的散文大家。

俗话说“文无定法”，模仿是可怜的。三毛并不模仿谁，所以她才是三毛；贾平凹也并不模仿谁，所以商州才是他的商州。如今的散文大家是寥若晨星了，因为没有创新与超越。

C、我总以为散文没有模式，写散文会感到模式限制的人永远不是大师。像杨朔的散文，那种千篇一律的文本模式是成就不了大家的。风格是自然确立的，而不是靠文本模式的统一得到的。风格不是模式，模式也不是风格。

风格往往是由系统造成的。看散文大师的著述，你就会知道它们都往往成就了一个系统。如胡适的人生谋略，林语堂的生活艺术、吾国与吾民，梁实秋的雅舍菁华，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冰心的寄小读者……不用说，这种系统是指内容与题材上的一种连贯性与专一性。他们选择了自己的专长，一股劲地钻了进去，终于有了丰硕的收获，像如今较有影响的贾

平凹和余秋雨，他们就聪明地抓住了这一点。商州不是蜻蜓点水的商州，而是“初录”后“再录”甚至“又录”；而文化苦旅也不是三两天的走马观花，而是“周游列国”般的顺便大旅行。天南海北讲学归来，历史的灰尘落满了一肩，抖落下来也就成了厚厚的一本“苦旅”。从纯粹或本质的角度而言，我更喜欢“商州系列”，因为它写出了活生生的令人神往的商州。而“文化苦旅”则大多不“苦”，倒是堆砌了太多历史资料而让人感到没有了思考的深度。毕竟，蜻蜓点水般的条件优厚的“乐旅”是沉不到历史深处的，况且还要一味地言“苦”呢！

要把一件也许不“苦”的东西用查找一大堆历史资料来变苦，这本身就是可疑的。学者做学问的策略难道就这么容易欺骗了人。这就像一个长期居住城市的人一样，心血来潮或机缘巧合在乡下断断续续地小住了几天，然后就大写特写什么“乡居笔记”，这岂不让人笑话。梭罗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独自生活了一两年，写出了著名的《瓦尔登湖》，我感到奇怪的是，他怎么不标榜为《我的隐居生活》。

这倒正好印证了我一向对散文的认识，确实，散文是真的，包括情感都是真的，来不得半点虚假，来不得半点策略。要弄出个“名牌效应”来，尽管到商场去弄，不要在创作中来；要跟大款或明星比高低尽管到屏幕上去，也不要到创作中来。

说了这些，我倒更清晰地看到了散文的出路与未来。我又想起了《旧约》中的《雅歌》与《箴言》，如果说它们也算散文的话，那它们无疑是最高贵最自由的散文。要说永恒的话，也只有它们是永恒的。

《雅歌》的圣洁与抒情，《箴言》的崇高与训海，在每个人心中都将永远铭记。这心必需是神圣的。

这就牵涉到了情感与灵感的问题。实际上,中国的散文更多只是停留在吃喝玩乐的层次,即使散文名家也常不例外。吃喝自然有学问,玩乐也是花样翻新,仿佛满足了肉体的享受就是人生的至乐了。

这种“适世”之文虽也写得自由潇洒,但未免显得过于狭隘。“独抒性灵”是无可非议的,但一味如此就显得有点孤芳自赏了。汉唐文章的气派,先秦诸子的纵横,“阐道翼教”,“明义理,适世用”,“阳刚”与“阴柔”,也未尝不可来上几篇;愤也嫉俗,经世致用,针砭时弊,歌功颂德,又何尝不可?确实,如今的散文早已失却了古文传统,学到的仅仅是九牛一毛。

“大散文”的概念之所以提出,我想是与散文家过于狭隘的散文观念息息相关的。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散文充斥着吃喝玩乐、游山玩水?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开始引经据典、查找资料以充文化?“义理、考证、文章”之论早已作古,可总还有那么多人津津乐道于在历史废墟中考证出微言大义来。

在我看来,文化并不能挽救散文的命运,以为用一点古文化的香气就可以换来学者的深度的人,那他是太无知了。这就好像一个人,懂得很多古文化,知识也渊博,自然也就能给人一种良好的形象。可是,要是这个人光有学识却没有修养,或者说,这个人仅仅掌握了许多知识却没有穿透人生的智慧,那这个人的文化就是苍白无力的,甚至可以说,这个人是没有文化的。

可以这样说,文化是一种智慧的普及,没有智慧的根基,任何文化都是空中楼阁。真正能够永远站立的文化必然是有智慧的,这种智慧是精神上的信仰所带来的。

由此可见,没有灵感作内驻的情感是不可靠的,正像没有灵魂的肉体转瞬即逝一样。一个人的灵魂与生命是可以看到的,也是可以感觉到的,同样,以灵感为根基的情感是不同的,也是一目了然的。

我们的散文不是没有情感,而是没有灵感或缺乏灵感。灵是直觉,是良心,是与神圣的沟通。而情感是属魂的,是心思,是知识,是文化,是意志。人有知识与文化的情感,这种情感构成了我们散文的基本面貌。要是有一些爱的情感或意志的情感,那散文就往往能打动人感染人。所以说,知识散文与文化散文都不能满足人的心灵,也不能穿透人生的智慧。只有敏感的艺术直觉与良心,只有与圣洁、光明、公义、爱情的沟通,才能真正确立散文的大境界。

散文的超越首先是人的超越,没有人位的提升就没有真正的大散文。这一切都在于精神本体的确立,没有信靠的精神支柱,一切所在依然是所在。只有信靠的站立,所在才会成为你的所是,一切所在才会为你效劳。

D、行文至此,我想开始散文的个案分析。除了名家的大作外,我还想举一个地方名人的散文以供分析。这不仅在于他的散文富有代表性,更在于他的散文印证了我关于散文的许多观点。

考察散文,我倾向于先考察个人。这点不像我对于小说评论的做法。对小说的评论,我倾向于不受人的影响,而直接进入文本的考察之中。

因此,我们就先熟悉一下这个人的创作与背景材料。黄征辉,1955年生于福建连城。初中毕业后当了3年农民,师

范毕业后站过5年讲台,后调入县机关从事新闻工作多年,后又调入地区党报副刊任编辑至今。70年代末开始业余文艺写作,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人事报》、《海峡都市报》、《福建文学》、《厦门文学》等报刊上发表数百篇(首)诗歌、歌词、散文、杂文、评论、小说、报告文学。现为福建省作协会员,闽西作协副主席。读完这则简历,谁都知道:这是一位平淡无奇、平凡至极的作家。然而也正因为此,他具有了很有意义的代表性。

首先,他的生活场景是很有代表性的。出生于农村,从小在农村长大,也经历了“文革”的浩劫,然后在乡下站了多年讲台。最后才来到了边远的小县城,并由小县城转到了中等城市。这样的生活经历是那个时代的人常有的,所不同的是,他成了少数几个握笔杆子的人。这样的人无疑是自学成才的,因而不可避免带有先天不足的遗憾。也正是由此,这批人的文学之梦是最纯洁最坚固的,因而也是最感人的。他们事业的成功很多都源于文学上的才华,因而他们是感激文学对他们的厚爱的。

可惜的是,也有不少人把文学当作了“敲门砖”,就像“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一样,一旦大门敞开,他们也就迫不及待地脱下了文学的袈裟。黄征辉坚守了文学这片净土,这与他那深厚的传统文化熏陶是分不开的。他的性格温和,充满人情味,追寻完美的人生境界构成了他不变的人文气质。

正是由此,不管地域的迁移,也不管职务的变迁,他依然如故,我行我素于文学营造的那一块乐土。认识征辉已有五个年头,可我却依然感受着近乎同五年前就一样亲切随和的他,这不由得让我感动。确实,只有一种人是不变的,也只有

这种人才是真正值得你去交往的，这种人骨子里刻着善良两个字。

征辉的散文写得不多，相反，甚至可以说过少了。到今为止，他才出过一本叫《走月亮》的小册子，连10万字也不上。现在，他又汇集了一本，估计也不过十余万字，取名叫《秋水入梦》。《走月亮》是在县城及县城以前的日子写的，而《秋水入梦》则是在城市里当编辑的时候写的。显然，城市与县城的生活是有区别的，《走月亮》带着更多的稚气与清纯，而《秋水入梦》则带着更多的世故与老练。

从个人喜好上讲，我更喜爱《走月亮》的清新自然，虽然《秋水入梦》显得更为饱满与成熟。《走月亮》分为“短笛轻歌”、“春水伊人”、“文心艺韵”和“屐痕足音”四个部分。“短笛轻歌”写的是故乡的一些景与一些事，“春水伊人”写的是故乡的一些人，“文心艺韵”写作家与文学的一些姻缘，“屐痕足音”写作家走出故乡的一些所见所感。在这四部分中，头尾部分是比较有份量的，而中间两部分则略嫌单薄与草率。

在第一部分对故乡的描述中，我比较喜欢《河源米冻》和《走月亮》，而最纯粹的还是《河源米冻》这一篇。全部看完征辉对故乡的记忆，你会发现只有这一篇才算得上纯粹描写一件事的，而别的则掺杂了太多的缘起或私人性质的事情。比如说，《文章阁》里老书记的一番修阁起因的话；《夜宿山房》里开头的交待和末了无关题旨的记事；即使就是《走月亮》，也有不必要的“提议”交待和次日晨下山情景的补充。不用说，这种旁逸斜出的交待对于散文的纯粹性是致命的，至少，它成就不了了一篇完美的美文。

这无疑是小地方作家的常见的通病，也是一个作家不纯



粹的象征。由于过分注重于人情世故，也过分估计了文章发表后的效应，他就免不了要加上这样那样与人有关的交待。比如说与朋友同游，便免不了要写上朋友一笔，即使含蓄一点也不可错过。实际上，这种做法于散文的纯粹性是致命的伤害，特别是像征辉这样追求美文可能性的人，他必须对付掉这种习惯。像《走月亮》这一篇小散文，本来是够美的，问题恰恰就出在了这不假思索的人事交待上了。

对于写家乡的散文，我很容易就会想到贾平凹笔下的商州。那是纯美的梦幻一样的商州，它没有杂质，甚至没有作家的行踪。“小我”不见了，出现的是“大我”，这才是大散文家的气魄。而征辉的散文则太多“我”的声音与足迹，让人很难感到那个“大我”。散文说到底还是写给读者看的，需要“大我”，甚至“无我”，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赢得读者。写给自己看的散文生命力是有限的，而仅仅写给朋友看的散文也必定是不纯的。

在“履痕足音”里，征辉终于被美景所陶醉与激荡。《秦淮圆梦》、《西施雨》、《初吻大运河》、《湖学》、《北戴河读海》等一篇篇佳作迎面而来。可以说，征辉在此取得了一种质的飞跃，这种飞跃就是一种相对自由的抒写。也许是激情仍在，反正他摆脱了不必要的人事交待，也摆脱了一些不必要的起因与过程的复述。按理说，第一次出远门旅行的人大多不会忘记添上一些旅行过程与起因的叙述，以作备忘之资。然而，可能是美丽的景致先声夺人，征辉跳过了这道致命的门槛。如《北戴河读海》，我个人以为是最为完美的一篇佳作。开篇、结尾、布局都无可挑剔，语言洗练自然，内容也充实饱满，读后给人回肠荡气的感受。没有多余的交待，结尾一句“北戴河的海哟”也非无病呻吟，而是恰到好处，且意味深长。